中国古代八大智慧奇书

孙武 等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书　　名：中国古代八大智慧奇书
作　　者：孙武
出 版 社：哈尔滨出版社
书　　号：ISBN 7-80699-623-0/C53
开　　本：
出版时间：2006年1月
定　　价：20.00元

目　　录

《孙子兵法》

孙子十三篇统称《孙子兵法》，是我国古代最早、最著名的兵书。

它文辞恢宏豁达，精辟新颖，内容精博深邃，问世以来，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发展影响深远，被奉为“兵学圣典”。

《鬼谷子》

《鬼谷子》是一部由鬼谷子讲授、后经苏秦、张仪等人补充、修改而成的集纵横家、兵家、道家、阴阳家等思想于一体的政治理论著作。

《鬼谷子》是一部充满谋略和智慧的奇书，也成为了历朝历代乃至各国政治权谋家的必备书。而且，这本书在国外也有着广泛的影响。

《菜根谭》

《菜根谭》被誉为中国最传统、最有影响的三部为人处世的经典图书之首。

书中所表达的是四百多年前一位哲人对为人处世、修身养性乃至治学家训的认识、体会。格言警句，信手拈来，文辞幽雅，对仗工整，现代人不可不看。

《菜根谭》以道德格言的形式揭示人性的善恶，教导人们如何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得到超脱。它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为人处世与生存谋略的经典著作。

《小窗幽记》

《小窗幽记》被誉为中国最传统、最有影响的三部为人处世的经典图书之一。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思想上，它与《菜根谭》相比都毫不逊色。

《小窗幽记》不但是世人生存的谋略书，也是一本悟书，悟透了世间真情，悟透了人生真谛。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，于繁忙工作之余，信手开卷，随意阅读，不啻为心灵之安慰剂!

《围炉夜话》

《围炉夜话》被誉为中国最传统、最有影响的三部为人处世的经典图书之一。

《围炉夜话》主张“敬他人，即是敬自己；靠自己，胜于靠他人”的生存处世哲学，全书以箴言警句构成。讲述了为人处世、行动观事的策略——使人在这个世界上功成名就且臻于完美的策略。

《围炉夜话》汇集了王永彬对世人生活、处世、修炼、友爱以及成功的谆谆教诲，是人生在世不可不读的处世经典。

《反经》

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甚至懂生意经的商人，有两本书是必读的：一本是《资治通鉴》；一本是《反经》。

《反经》融合儒、道、法、兵、杂、阴阳诸子思想，阐述王霸谋略、长短之术，是一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计谋大全。

《忍经》217

千百年来，“为王者视忍为高，能忍者必成大事”。

全书以故事、言论的形式，深入浅出地阐明了“忍”的真实内涵。从各个方面和角度阐释了忍的不同含义、方法和功用。

这是一本寓意善良、深刻的书，又是一本济世劝好、指导人们和谐处世、得颐天年的奇书，更是不可多得的处世经典。

《劝忍百箴》

《劝忍百箴》是元朝著名思想家许名奎编著的一部探讨为人处世、安身立命的重要智谋书籍。

它适用于各种关系，也适用于各行各业；它适用于大局，也适用于日常生活小事。大则关系到天下国家之兴亡，小则关系到个人事业之成败，全方位、多层次，包罗万象，洋洋大观。

本书所论述的是以退为进的永恒智谋。

《孙子兵法》

(春秋)孙武期齐

孙子十三篇世称《孙子》，统称《孙子兵法》，是我国古代最早、最著名的兵书。

孙子，名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末国人，约与孔子（前551—前479）同时。其先祖有著名的军事家司马穰苴和名将田书，孙子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，吴王阖闾先命他按照兵法操练妇女，后来终于拜他为将军，结果吴国向西打败强大的楚国，攻入楚国的国都——郢，北威齐、晋，为吴国奠定在春秋时期的霸主地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
《孙子兵法》大约草创于公元前515年左右。全书共十三篇，基本上是以权谋为经线，以战争的一般进程为纬线来谋篇布局的，全书既为一有机整体，又能各自独立成章。它文辞恢宏豁达，精辟新颖，内容精博深邃，问世以来，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发展影响深远，被奉为“兵学圣典”。曹操曾言：“我读过的兵书和战策很多，觉得孙武所著的兵法论述深刻。”

《孙子兵法》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。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流传到国外，陆续被译成英、日、法、意等多种文字，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，成为世界人民共有的财富。欧洲有许多学者相信，千百年来，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包含于三大奇书中：一是《君王论》，二就是《孙子兵法》，三则是《智慧书》。

计　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

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。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校之以计。而索其情，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

将听吾计，用之必胜，留之。将不听吾计，用之必败，去之。

计利以听，乃为之势，以佐其外。势者，因利而制权也。

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，卑而骄之，佚而劳之，亲而离之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此兵家之胜，不可先传也。

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?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军事是国家的大事，是人民生死安危的主宰，也是国家存亡的根本，是不可以不深入考察研究的。

因此，军事家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，比较双方的谋划，来取得对敌我双方形势的认识。(这五个方面)一是政治，二是天时，三是地利，四是将领，五是法制。所谓政治，就是要让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，使得他们能够为君而死，为君而生，而不害怕危险。所谓天时，就是指用兵时昼夜晴雨、寒冷酷热、四时节候的变化。所谓地利，就是指征战路途的远近、地势的险峻或平坦、作战区域的宽广或狭窄、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端。所谓将领，就是说将帅是否足智多谋，赏罚有信，爱抚部属，勇敢果断，治军严明。所谓法制，就是指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，各级将吏的管理，军需物资的掌管。以上五个方面，作为将帅，都不能不充分了解。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，就能打胜仗。不了解这些情况，就不能打胜仗。所以要通过对双方情况进行充分地比较来求得对战争形势的认识:敌我双方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?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?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?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?哪一方武器坚利精良?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?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?我根据这一切，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。

若能听从我的计谋，行军打仗就一定胜利，我就留下。假如不能听从我的计谋，行军打仗就必败无疑，我就离去。

君主权衡利害采纳我的方略，于是就会造成一种有利的态势，这是有助于实现军事目的的外部条件。所谓态势，即是依凭有利于自己的原则，灵活机变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。

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之术。所以，能打，却装作不能打；要打，却装作不想打；明明要向近处进攻，却装作要打远处；即将进攻远处，却装作要攻近处；敌人贪利，就用利引诱他；敌人混乱，就乘机攻打他；敌人力量雄厚，就要注意防备他；敌人兵势强盛，，就暂时避其锋芒；敌人暴躁易怒，就要挑逗他的怒气；敌人胆怯，就设法使之骄横；敌人休整得好，就设法使之疲劳；敌人内部团结，就设法离间他们。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起进攻，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。所有这些，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，是不能事先传授的。

开战之前在庙堂之上就预计能够取胜的，是因为筹划周密，获得胜利的条件充分；开战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，是因为筹划不周，获得胜利的条件缺乏。所以筹划周密、条件具备就能取胜，筹划不周、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，更不用说那些战前根本不进行谋划的了。我根据战争双方的战前谋划来观察，胜负的结果也就很明显了。

作战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驷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馈粮，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

其用战也胜，久则钝兵挫锐，攻城则力屈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。夫钝兵挫锐，屈力殚货，则诸侯乘其弊而起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

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夫兵久而国利者，未之有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

善用兵者，役不再籍，粮不三载；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，故军食可足也。

国之贫于师者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。近于师者贵卖，贵卖则百姓财竭，财竭则急于丘役。力屈、财殚，中原内虚于家。百姓之费，十去其七；公家之费，破军罢马，甲胄矢弩，戟盾、矛橹，丘牛，大车，十去其六。

故智将务食于敌，食敌一钟，当吾二十钟；瘪秆一石，当吾二十石。

故杀敌者，怒也；取敌之利者，货也。故车战，得车十乘已上，赏其先得者，而更其旌旗。车杂而乘之，卒善而养之，是谓胜敌而益强。

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

故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。国家安危之主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大凡用兵作战的通常规律是，动用轻车千辆，辎重车千辆，征召将士十万，同时还要远道千里运送粮草。至于前方后方的费用，诸如招待来宾使节，补充维修兵器的费用，供给各种车辆和盔甲的费用等，每天得付出千金之巨，然后，十万大军方可出动。

以十万大军出征作战，贵在速胜。战争旷日持久，就会导致士卒疲惫，锐气受挫。攻打城池会使得兵力耗尽；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会使得国家财力难以为继。士卒疲惫，锐气挫伤，

实力耗尽，财力枯竭，就会招致其他诸侯国乘机入侵，到那时，即使是足智多谋的人，也无法挽回危局了。

所以，在用兵上，只听说有指挥拙笨但要求速战速决的，从未见过指挥灵巧而要求战事旷日持久的。长久地对外用兵而能对国家有利的，从来没有过。所以说，不完全了解用兵之害的人，也就不可能完全了解用兵之利。

善于用兵的人，他们不再次征兵，军粮也不用多次从国内征收。军用器材物资从本国取用，粮食给养在敌国筹集，这样，军队的粮食就会够用了。

国家之所以因为用兵而导致贫困，就是由于远道运输。远道运输，就会使百姓陷入贫困的地步。在靠近大军集结的地方，物价必定会上涨，物价上涨就会造成国家财力枯竭，国家财力枯竭便更加紧向百姓征收赋税。这样，人力耗尽，财力枯竭，就会使国内十室九空。百姓的收入将要耗去十分之七，国家的财产，也会因为诸如车辆的损坏，马匹的疲惫，盔甲、箭弩、戟盾、大橹的补充，以及大牛大车的征调，而耗去十分之六。

所以，明智的将帅总是务求在敌国境内筹集粮食。消耗敌国一钟粮食，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钟；消耗敌国一石草料，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石。

所以要使将士们英勇杀敌，便要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士气；要使士卒勇于夺取敌军的物资，就必须借助于物质奖励。在车战中，凡夺得敌方战车十辆以上的，应奖赏首先夺取战车的人，并且要更换上我军战车上的旗帜，混合编入自己战车的行列。同时还要善待俘虏，保证他们的生活供给。这就是所说的愈是战胜敌人，愈是能增强自己军队的战斗力。

所以，用兵作战贵在速战速决，而不可旷日持久。

所以懂得用兵的将领，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，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。

谋攻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
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。修橹辒辌，具器械，三月而后成，距闉，又三月而后已。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，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灾也。

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

故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故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

夫将者，国之辅也，辅周则国必强，辅隙则国必弱。

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：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，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，是谓縻军。不知三军之事，而同三军之政者，则军士惑矣。不知三军之权，而同三军之任，则军士疑矣。三军既惑且疑，则诸侯之难至矣，是谓乱军引胜。

故知胜有五：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；识众寡之用者胜；上下同欲者胜；以虞待不虞者胜；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

故曰：知彼知己者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，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大凡用兵作战，使敌人举国降服为上策，而击破敌国就略逊一筹；使敌人全军

完整地降服为上策，而击溃敌人的军队就略逊一筹；使敌人全旅完整地降服为上策，而打垮敌人之旅就略逊一筹；使敌人全部士卒降服是上策，而用武力打垮他们就略逊一筹；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，而用武力击溃他们就略逊一筹。百战百胜，并不就是最高明的，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，这才算是最高明的。

所以，用兵的上策是用谋略战胜敌人，其次是用外交手段取胜，再次就是直接与敌人交战，击败敌人的军队取胜，下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。选择攻城的做法应该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制造攻城的大盾和四轮大车，准备攻城的器械，需要数个月才能完成，而构筑用于攻城的土山，又要花费几个月才能完工。然后如果主将难以克制愤怒与焦躁的情绪，驱使士卒像蚂蚁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去爬梯攻城，结果导致士卒损失了三分之一，而城池却未能攻克，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啊！

所以，善于用兵的人，使敌人屈服而不依靠交战，攻占敌人的城池而不依靠强攻，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依靠和敌人久战。一定要用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，所以自己的军队没有疲惫受挫，圆满而全面的胜利又可以取得。这就是以谋略胜敌的方法。

因此，用兵的原则是，拥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敌人，拥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敌人，拥有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设法使敌人分散，兵力与敌人相等就要努力抗击敌人，兵力少于敌人就要退却，兵力弱于敌人就要避免正面决战。所以，弱小的军队如果一直坚守硬拼，就势必为强大敌人所俘虏。

将帅是国君的助手，如果辅助周密，国家就一定强盛，辅助有疏漏，国家就一定衰弱。

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：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使军队前进，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使军队后退，这就是所说的束缚军队的行为；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，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，就会使得将士产生迷惑；不懂得作战的灵活与权变，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，就会使得将士产生疑虑。军队既迷惑又心存疑虑，那么诸侯列国乘机进犯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。这叫做自乱其军，自取灭亡。

所以预知胜利的情况有五种：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或不可以打的，能够胜利；了解多兵和少兵的不同作战方法的，能够胜利；全军上下同心同德的，能够胜利；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加掣肘的，能够胜利。凡此五种，就是预知胜利的方法。

所以说：既了解敌人，又了解自己，百战都不会有危险；虽不了解敌人，但是了解自己，那么胜负各半；既不了解敌人，又不了解自己，那么每次用兵都必定失败。

军形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可胜。故曰：胜可知而不可为。

不可胜者，守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善守者，藏于九地之下；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。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

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；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故举秋毫不为多力，见日月不为明目，闻雷霆不为聪耳。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，无勇功。故其战胜不忒。不忒者，其所措必胜，胜已败者也。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

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

兵法：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数，四曰称，五曰胜。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。故胜兵若以镒称铢，败兵若以铢称镒。胜者之战民也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，形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从前善于用兵打仗的人，先要做到不会被敌方战胜，然后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。不会被敌人战胜决定于自己，战胜敌人则取决于敌人的有机可乘。所以，善于打仗的人，能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，但却不可能做到使敌人一定被我军战胜。所以说：胜利可以预知，但是不可强求。

想要不被敌人战胜，在于防守；想要战胜敌人，在于进攻。实行防御，是由于兵力不足；实施进攻，则是因为兵力有余。善于防守的军队，隐蔽自己的兵力如同深藏于地下；善于进攻的军队，展开自己的兵力就像从九霄而降。所以，既能够保全自己，又能取得胜利。

预见胜利不超越一般人的见识，这算不上是最高明的。通过激战而取得胜利，即使是天下人都说好，也不算是最高明的。因为能举起秋天鸟兽新长的毫毛称不上力气大，能看见日月的光辉算不得眼睛亮，能听到雷霆算不上耳朵灵。古时候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取得胜利，都是战胜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。因此善于打仗的人打了胜仗，既不显露出智慧的名声，也不表现为勇武的战功。但他们取得胜利，却是不会有差错的。他们之所以不会有差错，是由于他们的作战采取了必胜措施，去战胜那些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。善于打仗的人，总是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同时不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。所以，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创造获胜的条件，而后才寻求同敌决战的机会。而失败的军队，却总是先同敌人交战，而后企求侥幸取胜。

善于打仗的人，注意修明政治，严肃法制，从而能掌握战争胜负的决定权。

用兵的基本原则有五条：一是“度”，二是“量”，三是“数”，四是“称”，五是“胜”。敌我所处地域的不同，产生双方土地幅员大小不同的“度”；敌我土地幅员大小的不同，产生了双方物质资源丰瘠不同的“量”；敌我物质资源丰瘠的不同，产生了双方兵员多寡不同的“数”；敌我兵员多寡的不同，产生军事实力强弱不同的“称”；军事实力强弱的不同，最终决定了战争由何方取胜。失败的军队较之于胜利的军队，有如“铢”和“镒”的区别一样，处于绝对的劣势。胜利者指挥军队与敌作战，就像从万丈高的山顶决开积水一样，势不可挡，这就是“形”——军事实力强大的表现。

兵势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治众如治寡，分数是也；斗众如斗寡，形名是也；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奇正是也；兵之所加，如以瘫投卵者，虚实是也。

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；死而复生，四时是也。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也。色不过五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也。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尝也。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

激水之疾，至于漂石者，势也；鸷鸟之疾，至于毁折者，节也。是故善战者，其势险，其节短。势如瘨弩，节如发机。

纷纷纭纭，斗乱而不可乱也；浑浑沌沌，形圆而不可败也。乱生于治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。治乱，数也；勇怯，势也；强弱，形也。故善动敌者，形之，敌必从之；予之，敌必取之。以利动之，以卒待之。

故善战者，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。任势者，其战人也，如转木石。木石之性，安则静，危则动，方则止，圆则行。故善战人之势，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，势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通常来说，管理人数多的军队同管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，这属于军队的组织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制问题；指挥人数众多的部队作战同指挥人数少的部队作战一样，这属于指挥号令的问题；整个部队遭到敌人的进攻而没有溃败，这属于“奇正”的战术变化问题；对敌军所实施的打击，如同以石击卵一样，这属于“避实就虚”原则的正确运用问题。

大凡用兵作战，总是以“正兵”迎战，用“奇兵”取胜。所以，善于出奇制胜的人，其战法的变化如天地运行那样变化无穷，像江河那样奔流不息。终而复始，就像日月的运行；去而复来，如同四季的更替，衰而复盛。乐音的基本音阶不过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个，然而这五个音阶的变化，却是听不尽的；颜色不过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种，然而这五色的变化，却是看不完的；滋味不过酸、辛、咸、甘、苦五样，然而这五味的变化，却是尝不尽的。作战的方式方法不过“奇”、“正”两种，可是“奇”、“正”的变化，却永远不可穷尽。“奇”、“正”之间相互依存，相互转化，就像顺着圆环旋绕似的，无始无终，又有谁能够穷尽它呢?

湍急的流水水势之猛，能够把巨石冲走，这是因为它的流速飞快产生的“形势”造成的；鹰鸟高飞迅疾，以致能捕杀鸟雀，这就是短促迅猛的“节奏”造成的。因此，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他所造成的态势险峻逼人，他进攻的节奏短促有力。他们所造的态势就像张满的弓弩，险恶异常；迅疾的节奏犹如用手击发弩机，瞬间即发。在战旗纷乱，人马混杂的混乱之中作战，要使自己的军队整齐不乱。在兵如潮涌、混沌不清的情况下战斗，要使自己的军队布阵周密，保持态势而不致失败。

能够向敌诈示混乱，是由于己方的军队组织编制的严整。能够向敌诈示怯懦，是由于己方具备了勇敢的素质。能够向敌诈示弱小，是由于己方拥有强大的实力。严整或者混乱，是由组织编制所决定的。勇敢或怯懦，是由作战态势所造成的。强大或者弱小，是由军队实力所决定的。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人，伪装假象迷惑敌人，敌人便会跟着跑；用好处引诱敌人，敌人就会前来争夺。所以总是用利益引诱敌人上当，再预备重兵伺机打击他。

所以，善于用兵打仗的人，总是努力创造有利的态势，而不对部下求全责备，所以他能够选择人才去利用和创造有利的态势。善于制造和利用态势的人指挥军队作战，就如同滚动木石一般。木头和石头的特性是，置放在平坦安稳之处就静止不动，置放在险峻陡峭之处就滚动。方的容易停止，圆的滚动灵活。所以，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态势，就像将圆石从万丈高山上推滚下来那样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兵势”啊!

虚实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，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。故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。能使敌人自至者，利之也；能使敌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故敌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

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；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；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，故能为敌之司命。

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故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；我不欲战，画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之也。

故形人而我无形，则我专而敌分；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。则我众而敌寡；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，则敌所备者多，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寡矣。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；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；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。

故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，则可千里而会战；不知战地，不知战日，则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，而况远者数十里，近者数里乎！以吾度之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益于胜败哉！故曰：胜可为也。敌虽众，可使无斗。

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作之而知动静之理，形之而知死生之地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故形兵之极，至于无形。无形，则深间不能窥，智者不能谋。因形而错胜于众，众不能知。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，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。故其战胜不复，而应形于无穷。

夫兵形像水，水之行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；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故五行无常胜，四时无常位，日有长短，月有死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用兵打仗，凡先占据战场等待敌人的就从容主动，而后到达战场仓促应战的就疲惫被动。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，总是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。能够使敌人自动进到我指定地域的，是利诱的缘故；能够使敌人不能抵达其预定地域的，则是设置重重困难阻挠的缘故。所以敌人休整得好，就设法使他疲劳；敌人粮食充足，就设法使他们饥饿；敌人驻扎安稳，就设法使他们移动。

要出击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，要突袭敌人未曾预料的地方。行军千里而不劳累，是因为行进的是敌人没有防备的地区；我军进攻而必定能够取胜，是因为进攻的是敌人不曾防御的地点；防御而必能稳固，是因为扼守的是敌人无力攻取的地方。所以善于进攻的，能使敌人不知道该从哪里加强防守；善于防御的，能使敌人不知道该从哪里进攻。微妙啊，微妙到使敌人看不出任何形迹!神奇啊，神奇到使敌人听不见丝毫声音!所以，能够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。

前进而使敌人无法抵御的，是由于袭击他们防守空虚的地方；撤退而使敌人不能追击的，是因为行动迅速而使得敌人追赶不及。所以我军要交战时，敌人即使修筑了高垒深沟也不得不出来与我军交锋，这是因为我们攻击了敌人必须救援的地方；我军不想交战时，占据一个地方防守，敌人无法同我交锋，这是因为我们诱使敌人搞错了进攻的方向。

所以要使敌人暴露形迹而使我军不露痕迹，这样，我军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却不得不分散。我军的兵力集中在一处，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处，这样，我们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进攻敌人了，从而形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形势。能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处于劣势的敌人，那么能够同我军正面交战的敌人也就有限了。我们所要进攻的地方要做到不让敌人知道，敌人如果不知道，那么他们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了；敌人防备的地方愈多，那么我们进攻面对的敌人就愈少。因此，敌人防备了前面，后面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后面，前面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左边，右边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右边，左边的兵力就薄弱。处处加以防备，那么就导致处处兵力薄弱。兵力薄弱，是因为处处分兵防备敌人；兵力充足，是因为迫使敌人处处分兵防备。

所以，如能预知交战的地点，预知交战的时间，那么即使跋涉千里也可以去同敌人会战。不能预知在什么地方打，不能预知在什么时间打，那么就会导致左翼不能救援右翼，右翼不能救援左翼，前军不能救援后军，后军不能救援前军的情况，更何况远的相距数十里，近的也有数里，又怎么能做到应付自如呢?依我的分析，越国的军队数量虽多，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又有什么帮助呢?所以说：胜利是可以努力争取的。敌军虽多，可以使他们无法同我军主力较量。

所以，用兵打仗要通过认真地策划筹算，来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和得失；要通过挑动敌人，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；要通过佯动示形于敌人，来试探敌人生死命脉之所在；要通过小规模的交锋，来了解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。所以，佯动示形进入最高境界，就是使敌人再也看不出什么形迹。看不出形迹，那么，即使是深藏的间谍也无法窥见自己底细，老谋深算的敌人也想不出对策。根据敌情变化而灵活运用战术并取得胜利，即便把胜利摆放在众人面前，众人仍然不能看出所以然来。人们只能知道我军用来战胜敌人的办法，但却无从知道我军是怎样运用这些办法出奇制胜的。所以，每一次取得胜利所用的方法，都不是简单的

重复，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，变化无穷的。

用兵的规律就像水流的规律一样，水流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，作战的规律是避开敌人的主力而攻击敌人的弱点。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决定其流向，作战则根据不同的敌情而制定取胜的策略。所以，用兵打仗没有固定刻板的形态，水的流动也不曾有一成不变的形态。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灵活机动取胜的，就可称为用兵如神。所以说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固定的常势，四季轮流更替也没有哪个季节是永远不变的，一年之中白天有长有短，一月之中月亮有圆有缺。

军争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合军聚众，交和而舍，莫难于军争。军争之难者，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。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，后人发，先人至，此知迂直之计者也。

故军争为利，军争为危。举军而争利则不及，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。是故卷甲而趋，日夜不处，倍道兼行，百里而争利，则擒三将军，劲者先，疲者后，其法十一而至；五十里而争利，则蹶上将军，其法半至；三十里而争利，则三分之二至。是故军无辎重则亡，无粮食则亡，无委积则亡。

故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豫交；不知山林、险阻、沮泽之形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故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者也。故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掠如火，不动如山，难知如阴，动如雷震。掠乡分众，廓地分利，悬权而动。先知迂直之计者胜，此军争之法也。

《军政》曰：“言不相闻，故为金鼓；视不相见，故为之旌旗。”夫金鼓、旌旗者，所以一人之耳目也。人既专一，则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，此用众之法也。故夜战多鼓，昼战多旌旗，所以变人之耳目也。

故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是故朝气锐，昼气惰，暮气归。故善用兵者，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，此治气者也。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哗，此治心者也。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此治力者也。无邀正正之旗，勿击堂堂之陈，此治变者也。

故用兵之法，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佯北勿从，锐卒勿攻，饵兵勿食，归师勿遏，围师必阙，穷寇勿迫，此用兵之法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大凡用兵的法则，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，从征集民众、编成军队，一直到同敌人对阵，在这中间没有比争夺制胜条件更为困难的了。而争夺制胜条件最困难的地方，在于要把迂回的弯路变为直路，要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。同时，要使敌人的近直之利变为迂远之患，并用小利引诱敌人，从而做到我军比敌人后出发而先抵达必争的战略要地，这才是掌握了以迂为直的方法。

所以说，军争既有有利的一面，也有有害的一面。如果全军携带所有的辎重去争夺先机之利，就无法按时抵达预定地域；如果丢下部分辎重去争利，辎重装备就会损失。如果让士兵卷起盔甲疾进，日夜兼程，走上百里路去争利，那么三军的将领就可能被敌所俘，健壮的士卒先到，疲弱的士卒掉队，这种方法其结果是只会有十分之一的兵力到位。走五十里去争利，就会损折前军的主帅，只有一半的兵力能够到位。走上三十里路去争利，也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能赶到。更何况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，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，没有物资储备就难以为继。

所以，不了解诸侯国的战略意图，便不能与其结交；不熟悉山林、险阻、沼泽的地形，便不能行军；不利用当地的向导，便不能得到地利。故而用兵打仗必须依靠诡诈多变取胜，依据是否有利来决定自己的行动，依照分散或集中兵力的方式来变换战术。所以，军队行动迅速时就像疾风一样迅速，行动舒缓时就像林木一样森然不乱，攻击敌人时像烈火，实施防

御时像山岳，难以揣测如同浓云遮蔽日月，冲锋时如迅雷不及掩耳。分遣兵众，掳掠敌方的城邑，分兵扼守要地，扩展自己的领土，权衡利害关系，然后见机行动。先懂得以迂为直方法的人就能取得胜利，这是争夺制胜条件的原则。

《军政》里说：“作战时，语言指挥士兵不能听到，所以设置金鼓；动作指挥士兵不能看见，所以设置旌旗。”这些金鼓、旌旗是用来统一军队上下视听行动的。全军上下既然一致，那么，勇敢的士兵就不能单独冒进，怯懦的士兵也不敢单独后退了。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方法。所以夜间作战多用火把、锣鼓，白天作战多用旌旗，这都是为了适应士卒耳目视听的需要。

三军将士，可以夺取他的锐气；敌军的将帅，可以动摇他的决心。这是因为军队早上投入战斗时士气饱满，中午士气就逐渐懈怠，到了晚上，士气就完全衰竭了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总是设法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，等到敌人士气懈怠衰竭时再去攻打他，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作战方法。用自己的严整来对付敌人的混乱，用自己的镇静来对付敌人的轻躁，这是掌握心理的作战手段。用自己部队接近的战场来对付远道而来的敌人，用自己部队的安逸休整来对付疲于奔命的敌人，用自己部队的粮饷充足来对付饥饿不堪的敌人，这是把握军队战斗力的用兵方法。不要去拦击旗帜整齐的敌人；不要去进攻阵容雄壮的敌人，这是掌握灵活机变的用兵方法。

所以，用兵的法则是：不要去仰攻占领高山的敌人，不要正面迎击背靠丘陵险阻的敌人，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，敌人的精锐不要去进攻，敌人的诱兵不要企图消灭，对退回本国途中的敌军不要阻止，包围敌人时一定要留出缺口，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逼迫。这些都是用兵的基本方法。

九变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将受命于君，合军聚众，圮地无舍，衢地交合，绝地无留，围地则谋，死地则战，涂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，知用兵矣；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，虽知地形，不能得地之利矣。治兵不知九变之术，虽知五利，不能得人之用矣。

是故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，杂于利而务可信也，杂于害而患可解也。

是故屈诸侯者以害，役诸侯者以业，趋诸侯者以利。

故用兵之法，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也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

故将有五危：必死，可杀也，必生，可虏也；忿速，可侮也；廉洁，可辱也，爱民，可烦。凡此五者，将之过也，用兵之灾也。覆军杀将，必以五危，不可不察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大凡用兵打仗的方法，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，征集民众、组织军队，然后出征。出征时遇到沼泽连绵的“圮地”，不可驻扎，在多国交界四通八达的“衢地”上应结交邻国，遇到“绝地”不要停留，遇上“围地”要巧设奇谋尽快离开，陷入“死地”要殊死战斗。有的道路不要通行，有的敌军不能攻打，有的城邑不要攻取，有的地方不能争夺，国君的命令有的不要执行。所以将帅如果能够精通以上九种机变的利弊，就是懂得用兵了。将帅如果不能精通九种机变的利弊，那么即使熟悉地形，也不能够得到地利。指挥军队而不知道九种机变的方法，那么即便知道“五利”，也是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的。

所以，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，必须同时兼顾到利害的两个方面。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，大事便可顺利进行；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，祸患就能预先排除。

所以，要使别的诸侯国屈服，就要用他们害怕的事情去威胁他们；要使各国诸侯听从我

们的驱使，就要用各种事物去烦扰他们；要使各国诸侯被动奔走，就要用小利去引诱他们。

所以，用兵的法则是，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袭击我们，而要依靠自己所作的充分准备；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进攻，而要依靠自己拥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。

所以将帅有五种危险：只知道死拼蛮干，就可能被敌人诱杀；一味贪生怕死，就可能被俘虏；急躁易怒，就可能中敌人凌辱的奸计；过分重视名誉，就可能陷入敌人污辱的圈套；不分情况讲究仁爱部属，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。以上五点，都是将帅的过错，也是用兵的灾难。使军队遭到覆灭，将帅被敌擒杀，都是由于这五种危险引起的，不可不予以充分的重视啊！

行军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处军、相敌：绝山依谷，视生处高，战隆无登，此处山之军也。绝水必远水：客绝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济而击之，利；欲战者，无附于水而迎客；视生处高，无迎水流，此处水上之军也。绝斥泽，惟亟去无留；若交军于斥泽之中，必依水草而背众树，此处斥泽之军也。平陆处易而右背高，前死后生，此处平陆之军也。凡此四军之利，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。

凡军好高而恶下，贵阳而贱阴，养生而处实，军无百疾，是谓必胜。丘陵堤防，必处其阳而右背之。此兵之利，地之助也。上雨，水沫至，欲涉者，待其定也。凡地有绝涧、天井、天牢、天罗、天陷、天隙，必亟去之，勿近也。吾远之，敌近之；吾迎之，敌背之。军行有险阻、潢井、葭苇、山林、翳荟者，必谨覆索之，此伏奸之所处也。

敌近而静者，恃其险也；远而挑战者，欲人之进也；其所居易者，利也；众树动者，来也；众草多障者，疑也。鸟起者，伏也；兽骇者，覆也。尘高而锐者，车来也；卑而广者，徒来也；散而条达者，樵采也；少而往来者，营军也。辞卑而备者，进也；辞强而进驱者，退也；轻车先出居其侧者，陈也；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；奔走而陈兵车者，期也；半进半退者，诱也。杖而立者，饥也；汲而先饮者，渴也；见利而不进者，劳也。鸟集者，虚也；夜呼者，恐也；军扰者，将不重也；旌旗动者，乱也；吏怒者，倦也；粟马肉食，军无粮也，悬，不返其舍者，穷寇也。谆谆翕翕，徐与人言者，失众也；数赏者，窘也；数罚者，困也；先暴而后畏其众者，不精之至也；来委谢者，欲休息也。兵怒而相迎，久而不合，又不相去，必谨察之。

兵非贵益多也，惟无武进，足以并力、料敌、取人而已；夫惟无虑而易敌者，必擒于人。

卒未亲附而罚不行则不服，不服则难用也。卒已亲附而罚不行，则不可用也。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令素行以教其民，则民服；令不素行以教其民，则民不服。令素行者，与众相得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凡是部署军队和观察敌情，在通过山地时，要靠近有水草的山谷行进，要驻扎在地势高的地方，不要去仰攻占领了高地的敌人，这是在山地部署军队作战的原则。横渡江河，必须在远离江河的地方驻扎军队；敌人渡水前来进攻，不要在他刚到水边时便予以迎击，而要等他渡河渡到一半时再进行攻击，这样才有利；如果想要同敌人决战，不要选择在紧挨水边处布兵列阵；军队也应该驻扎在高处，而且不能处于河的下游，这是在河川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。通过盐碱和沼泽地带，应该迅速离开，不要停留；倘若同敌人在盐碱沼泽地带相遇，那就一定要抢占靠近水草背靠树林的有利地形，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部署军队作战的原则。在平原地带要选择平坦开阔地域驻扎，而侧翼则应依托高地，做到前低后高，这是在平原地带部署军队作战的原则。以上四种部署军队求取胜利的原则，正是黄帝之所以能战胜其

他“四帝”的原因。

大凡军队驻军，总是喜欢干燥的高地，而厌恶潮湿的洼地，重视向阳的地方，不喜欢阴湿的地方，还要靠近水草丰茂、军需供应充足的地方，所以将士百病不生，这样才能每战必胜。在丘陵堤防地域，一定占领朝南向阳的一面，而将主要的侧翼背靠着它，这些对于用兵作战有利的措施，是利用有利的地形作辅助条件的。上游下雨涨水，洪水骤至，若想要涉水过河，得等待水流平稳后再通过。凡是遇上绝涧、天井、天牢、天罗、天陷、天隙这六种地形，一定要迅速离开，不要靠近。我军远远离开它们，而使敌人去接近它们；我军要设法面向它们，而让敌人去背靠它们。行军过程中如遇到有险峻的隘路、湖沼、芦苇、山林和水草丛生的地方，一定要谨慎地反复搜索，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敌人可能设下伏兵和隐藏奸细的地方。

敌人逼近我军而能保持安静的，是倚仗他占领着险要的地形；敌人离我军很远而前来挑战的，是想引诱我军轻进；敌人在平坦地带驻扎，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利；许多树木摇曳摆动，这是敌人要来了；草丛中有许多遮障物，这是敌人故布疑阵。鸟雀惊飞，说明下面有着伏兵；野兽骇奔，这是敌军大举突袭。尘土高扬而又细长，这是敌人的兵车驰来；尘土飞起很少而面积宽广，这是敌人的步兵开来；尘土四散有致，这是敌人在砍柴伐木；尘土稀薄而又时起时落，这是敌人正在结寨扎营。敌人的使者措辞谦卑却又在加紧战备的，这是想要进攻；敌人的使者措辞强硬而军队又做出前进姿态的，这是在准备撤退；敌人的战车先出动，部署在侧翼的，这是在布列阵势；敌人并未受挫而主动前来讲和的，必定是藏有阴谋；敌人急速奔跑，并摆开兵车列阵的，是期望能同我军决战；敌人半进半退的，是企图引诱我军。敌兵倚着兵器站立，这是缺粮饥饿的表现；敌兵打水的人自己先喝的，这是干渴缺水的表现；敌人看见有利而不进兵争夺的，这是疲劳的表现。敌军营寨上方飞鸟群集，表明这是座空营；敌人夜间惊慌叫喊，这是他们恐惧的表现；敌营惊扰纷乱，这是敌将没有威严的表现；敌阵旗帜挥动不整齐，这是敌人队伍已经混乱的表现；敌人军官易怒烦躁，表明敌军已经疲倦；敌人杀牲口吃肉，是没粮食了；收拾起炊具，不再返回营寨，这是决定拼死突围的穷寇。敌将低声下气同部下讲话，这表明敌将已经失去人心；接连不断地犒赏士卒，这说明敌人已无计可施；一而再地处罚部下，这表明敌军处境困难；敌方将领起初对部下凶暴，后又害怕部下叛变的，这是最不精明的将领；敌人派遣使者前来送礼言好，这是敌人企图休兵息战。敌人气势汹汹而来同我对阵，可是久不交锋但又不撤退的，这就必须审慎地观察以摸清他的意图。

兵力并不是愈多愈好，只要不是轻敌冒进，能够做到集中兵力、判明敌情、取得部下的信任和支持，就足够了。那种既不深谋远虑而又轻敌的人，一定会被敌人所俘虏。

士卒还没有亲近依附主帅就施行惩罚，那么他们就会不服，不服就难以驱使。士卒已经亲附，却不施行刑罚，那也无法命令他们去作战。所以，主帅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他们，用军纪军法去管束他们，这样就必定会取得部下的敬畏和拥戴。平时能要求严格执行命令，管教士卒，士卒就会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；平时不能要求严格执行命令，管教士卒，士卒就会养成不服从的习惯。平时命令能够严格贯彻执行，这正是将帅同士卒之间相处融洽的表现。

地形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地形有通者，有挂者，有支者，有隘者，有险者，有远者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曰通；通形者，先居高阳，利粮道，以战则利。可以往，难以返，曰挂；挂形者，敌无备，出而胜之；敌若有备，出而不胜，难以返，不利。我出而不利，彼出而不利，曰支；支形者，敌虽利我，我无出也；引而去之，令敌半出而击之，利。隘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盈之

以待敌；若敌先居之，盈而勿从；不盈而从之。险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阳以待敌；若敌先居之，引而去之，勿从也。远形者，势均，难以挑战，战而不利。凡此六者，地之道也；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

故兵有走者，有驰者，有陷者，有崩者，有乱者，有北者。凡此六者，非天地之灾，将之过也。夫势均，以一击十，曰走。卒强吏弱，曰驰。吏强卒弱，曰陷。大吏怒而不服，遇敌怼而自战，将不知其能，曰崩。将弱不严，教道不明，吏卒无常，陈兵纵横，曰乱。将不能料敌，以少合众，以弱击强，兵无选锋，曰北。凡此六者，败之道也；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

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计险、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故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人是保，而利合于主，国之宝也。

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赴深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厚而不能使，爱而不能令，乱而不能治，譬若骄子，不可用也。

知吾卒之可以击，而不知敌之不可击，胜之半也；知敌之可击，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，胜之半也；知敌之可击，知吾卒之可以击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，胜之半也。故知兵者，动而不迷，举而不穷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不穷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，遇到的地形有“通”、“挂”、“支”、“隘”、“险”、“远”等六种。我们可以去，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域叫做“通”；在“通”形地域上，抢先占领开阔向阳的高地，有利于粮草供应的畅通，这样对敌作战就有利。可以前进，却难以返回的地域，称做“挂”；在“挂”形地域上，假如敌人没有防备，我们可以发起突袭战胜他们；倘若敌人已有防备，我们突袭就不能取胜，而且我军难以返回，这就不利了。我军出击不利，敌人出击也不利的地域叫做“支”；在“支”形地域上，敌人即使以利相诱，我们也不要轻率出击，而应该率军假装退却，诱使敌人出击一半而后回师反击，这样就有利。遇到“隘”形地域，我们应该抢先占领，然后用重兵封锁隘口，以等待敌人的进攻；如果敌人已经抢先占据了隘口，并用重兵把守，我们就不要去攻击；如果敌人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进攻。在“险”形地域上，我军如果先敌人一步占领，一定要控制开阔而又向阳的高地，以等待敌人来犯；如果敌人先我一步占领，就应该率军撤离，不去攻打它。在“远”形地域上，敌我双方势均力敌，就不应该去挑战，勉强出战，就很不利。以上六点，是利用地形的原则。这是将帅最重大的责任所在，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。

军队打仗有“走”、“驰”、“陷”、“崩”、乱”、“北”等六种情况。所有这六种情况的发生，都不是由于自然的灾害，而是由于将帅自身的过错。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，却要以一击十而导致失败的，叫做“走”。士卒强悍，而将帅懦弱造成失败的，叫做“驰”。将帅强悍，而士卒懦弱导致溃败的，叫做“陷”。高级将官怨愤不服从指挥，遇到敌人愤然擅自出战，主将又不了解他们用兵的能力，因而导致失败的，叫做“崩”。将帅懦弱无能，训练教育没有章法，官兵关系混乱紧张，列兵布阵杂乱无章，因此而导致失败的，叫做“乱”。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，以少击众，以弱击强，作战的时候又没有选择精锐先锋部队，因而败北的，叫做“北”。以上六种情况，都是导致失败的途径。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所在，是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的。

有利的地形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。能够正确判断敌情，考察地形险恶，计算道路远近，这些都是有智慧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。懂得用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，作战必定能够胜利，不了解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，必定失败。所以，根据战争规律进行分析，有必胜把握的，即使国君主张不打，坚持去打也是可以的；国君主张一定要打，根据战争规律进行分析，没有必胜把握的，不打也是可以的。前进不谋求名声，后退不回避违命的罪责，只求保全士卒性命，而这也符合国君利益，这样的将帅，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啊！

对待士卒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关心，那么士卒就可以同将帅共赴患难；对待士卒就像对待爱子一样爱护，那么士卒就可以跟将帅同生共死。如果对士卒厚待而不能驱使，溺爱而不能指挥，违法而不能惩治，那就如同娇惯自己的子女一样，是不可以用来与敌人作战的。

了解自己的部队可以打，而不了解敌人不能去打，只有一半取胜的可能；了解敌人可以打，而不了解自己的部队不能去打，也只有一半取胜的可能；知道敌人可以打，也知道自己的部队能够打，但是不了解地形不利于作战，取胜的可能性仍然也只有一半。所以，真正懂得用兵的人，他的每个军事行动都是非常清醒而不会迷惑的，他的作战措施变化无穷。所以说：了解自己，了解对方，争取胜利就不会有危险。再加上懂得天时，懂得地利，就可以取得完全的胜利了。

九地篇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用兵之法，有散地，有轻地，有争地，有交地，有衢地，有重地，有圮地，有围地，有死地。诸侯自战之地，为散地。入人之地不深者，为轻地。我得则利，彼得亦利者，为争地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者，为交地。诸侯之地三属，先至而得天下众者，为衢地。入人之地深，背城邑多者，为重地。行山林、险阻、沮泽，凡难行之道者，为圮地。所由入者隘，所从归者迂，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，为围地。疾战则存，不疾战则亡者，为死地。是故散地则无战，轻地则无止，争地则无攻，交地则无绝，衢地则合交，重地则掠，圮地则行，围地则谋，死地则战。

所谓古之善用兵者，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，众寡不相恃，贵贱不相救，上下不相收，卒离而不集，兵合而不齐。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敢问：“敌众整而将来，待之若何?”曰：“先夺其所爱，则听矣。”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。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

凡为客之道，深入则专。主人不克，掠于饶野，三军足食。谨养而勿劳，并气积力，运兵计谋，为不可测。投之无所往，死且不北。死焉不得，士人尽力。兵士甚陷则不惧，无所往则固，深入则拘，不得已则斗。是故其兵不修而戒，不求而得，不约而亲，不令而信，禁祥去疑，至死无所之。吾士无余财，非恶货也；无余命，非恶寿也。令发之日，士卒坐者涕沾襟，偃卧者涕交颐，投之无所往者，诸、刿之勇也。

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。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。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敢问：“兵可使如率然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，当其同舟而济，遇风，其相救也如左右手。是故方马埋轮，未足恃也；齐勇若一，政之道也；刚柔皆得，地之理也。故善用兵者，携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。

将军之事，静以幽，正以治。能愚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；易其事，革其谋，使人无识；易其居，迂其途，使民不得虑。帅与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。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，而发其机，焚舟破釜，若驱群羊，驱而往，驱而来，莫知所之。聚三军之众，投之于险，此谓将军之事也。九地之变，屈伸之利，人情之理，不可不察。

凡为客之道，深则专，浅则散。去国越境而师者，绝地也；四达者，衢地也；入深者，重地也；入浅者，轻地也；背固前隘者，围地也；无所往者，死地也。是故散地，吾将一其志，轻地，吾将使之属；争地，吾将趋其后；交地，吾将谨其守；衢地，吾将固其结；重地，吾将继其食；圮地，吾将进其途；围地，吾将塞其阙；死地，吾将示之以不活。故兵之情，围则御，不得已则斗，过则从。

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预交；不知山林、险阻、沮泽之形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四五者，不知一，非霸王之兵也。夫霸王之兵，伐大国，则其众不得聚；威加于敌，故其交不得合。是故不争天下之交，不养天下之权，信己之私，威加于敌，则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